

解莊

宇津木益夫解

外篇

卷十二

口仁13

704

12

仁
門
號 706
卷 12



解莊卷之十二

外篇天道第十三

尾張

宇津木益夫天放解

此篇受前篇聖治之旨。而再言天道人道無爲有爲君臣之別。以示帝王之道。歸於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自然爲用。而後更以虛靜恬憺寂莫無爲。以明本末上下君臣要詳之義。辭理醇正有蔚然之文。浩然之氣。蒼然之光。學者當熟讀。獨見曰。此篇亦有議論精鑿處。而太覺平安。無騰挪撇脫之勢。無離奇夭矯之句。質作也。未知其是否。獨

明治
月 年
日 購
未

見之所見。非真見。宜就本文而考其當否也。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饒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

林西仲。以自首章至堯舜問答數段。爲非莊叟真筆。彼唯以文之奇爲莊。以文之平爲非莊。且其數

段之中。有末學之目次。且有無爲有爲上下君臣之別。故以爲贗耶。內篇既有人間世。外篇豈無治天下之法度哉。畢竟彼等。以莊爲方外之學。故也。未知蒙叟之心事。焉能解其真理哉。在宥末段。既有天道。人道。君臣。無爲而尊。有爲而累之語。與此中數段。各有詳畧。可以併見也。夫語天而遺人。着無爲。而駁有爲者。豈道德之真面目哉。天人有無相濟。而不相悖。而後始可以入道也。未免有無之境。彼不知道者。宜矣哉。語大道者。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本立而末學可次第舉也。以下數段。明示

本末前後尊卑之目。各有詳略。讀者宜加三思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乎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聖二字。元無差等。天德內盈。之謂帝。治功外著。之謂聖。總是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然。有運而不已者。則必有所以運之者。其極以靜為率。其靜非擇靜而居靜也。不為萬物所撓其心。故自靜也。能靜則明天聖帝王之德也。曰明則人反以赫赫擬之。故明其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昧者。混明之義。老子所謂明道若昧。是也。六通

四辟。明之義。明以暗為基。故昧然自歸於靜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如此。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此天地萬物之天鑑鏡也。天地萬物。皆准於靜。則命由我立法。由我出。而道由我行矣。此言帝王之極功。以示人。其語純粹。平坦。廣大而無疵。說者以其平曠。為非莊。若以此為贗。則帝王之極功。以何為真乎。宜加三思也。百二十三言。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

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靜一字。恐人之未領其旨。故更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以盡靜之義。其實則一靜字盡之。但欲人之深恩而自得之。故云爾而已。天地萬物。取准於斯。

以爲鑑。故曰天地之平。言道德者。莫加焉。故曰道德之至。中庸之德。不外乎斯焉。故曰聖人休焉。休止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止於虛靜。則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曰虛則實。所謂真空之中。妙有生焉。是也。一實萬分。而敦化川流。故曰實者倫。莫不各盡其倫也。虛則靜。靜則能動。能動則莫不各得其用。故曰動則得矣。靜則無爲而無不爲。乃任事者。各受其責矣。倫謂燦然有條理。責謂各任其事。責成於己。是蓋動靜相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一靜而蘊萬事也。常清靜經曰。能靜能應。常應。

常靜而常清靜也。乃是無爲而俞俞也。俞俞。愉愉也。故曰。憂患不能處。外患不戕。故精神悅豫。而年壽長也。再從根本說。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本言所由生。萬物自此而出也。堯之爲君。舜之爲臣。不明於此。則不能成其事業也。逍遙篇所謂其塵垢粃糠。陶鑄堯舜者。是也。此雖上下君臣。有爲無爲。各有別。而推其根本。則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爲根據也。故曰。以此處上。以此處下。以此退居。以此進爲等。各處其位。而其道行也。學者剗心以體此。則自到此地位也。其文雖平淡。其

意精到。讀者當三復百六十四言。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鰲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至無。即是靜而聖也。供其求。即是動而王也。動靜唯就其出處而言耳。其實則無爲。而無片塵之思索。故曰。尊樸素。馬蹄篇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尊樸

素則文采同消而無用也。無文采而天下之文采以爲根據。故曰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明白於天地之德故也。乃大本大宗也。與天同其和。與天同和則天下萬物莫不和。故曰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天和即是靜而聖。與人和即是動而王。無爲而尊樸素。故衆美歸服而不爭也。所以二字自有天和人_下和之地位。不可平易看過。天人俱和。故自有天樂人樂之別。其實則一。而一亦無所據。故引_下大宗師所嘗言之語。以爲天樂之證。上段南鄉北面。處上處下。退居閑遊。進爲撫世。俱皆以天

樂爲本宗。故曰大本大宗。能知大本大宗則天樂自備其躬。能知天樂而行之。則天下萬物皆可以得其所也。自備與知而行之。其德之熟不熟。非凡眼之所得而見察也。雖然不徹靜聖動王之旨。則不能會之。識者默契而可也。可十九言。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

心以畜天下也。天安故曰字者。引古語以爲證也。夫知天樂者。與天地陰陽造化相啗合。而其死生動靜不掛一塵。洒洒落落八字打開。其虛靜之至可默契也。是以其生時無私意介於胸間。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時未嘗知死。自然運動其運動極則而靜。物化齊物論曰。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形形相傳而未嘗生。未嘗死也。雖然就形而言。則有死生之分。就神而語。則死生固無變於己。今其神虛靜而與造化卷舒。則其形雖有死生之分。其神不爲

死生變。故神能役形。而形亦與神相和也。故曰天不行。曰物化。足以知其所以與天地啗合也。其靜與陰同德。其動與陽同波。波字妙。足妙觀陽之運動。故知天樂者。與天和。又與人和。故無天怨。無人非。天豎萬物而不爲戾。無心得。而鬼神服。故無物累。無鬼責。其動靜即是天地之動靜也。此無他。其心一定靜故也。一心定靜。與天地啗合。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故曰。一心定而王天下。故幽而其鬼不爲祟。明而其魂不爲疲。幽明一致。而萬物服。其定靜之心可察也。亦引古語以證其虛靜之極也。故曰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能推究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之真則天地萬物皆是定靜心中之片塵而已。若人立志而推究之則千聖傳心之秘自知不可他求也。聖人之能事亦不外於斯矣。天樂之真實偉哉。妙哉百六言。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

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以下受上數段之旨而言上下君臣各有所主也。夫帝王之德宗天地主道德常無爲南鄉北面俱莫不由於斯矣。此人人所以脩其道術也。至語其分限則有差別此道德仁義所以有其教也。無爲則天下在我掌上而其用有餘也有爲則爲天下所用而猶有所不足也。此上下各有其分故也。故古人貴無爲而推其人以爲帝王此上下俱無爲而化故也。今人則不然上下無爲而同其德則有君而無臣若以無爲爲古昔之事而以有爲從事。

則上下有爲。而同其道也。同其道。則有臣而無君也。故爲人上者。非無爲。不足以用天下也。爲人臣者。非有爲。不足以爲天下用也。此上下有分。所以各有差別也。試就人身而言之。心者。一身之主也。不可以不無爲也。手足口鼻耳目者。心之役。而臣也。心無爲。則手足口鼻耳目各有所爲。而不擾亂。皆受令於心主也。手足口鼻耳目。無爲。則無復作心之役者。心主擾亂。而不安穩。故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內篇既有「人間世」以述天下之大經大法。外篇亦有

此篇以明畜天下用人群之道也。若以無爲。爲是而僻之。則不可以爲真道也。又以有爲。爲不可不爲而賴之。則亦不可以爲真道也。故天道篇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矣。能觀其分限。則無爲有本爲之理。自瞭然矣。百十九言。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受上文而言。落絡同。謂包絡也。窮竭也。知辯能三者。不自慮。不自說。不自爲。則自有三者之真。而與天下共之。更爲三者所累哉。帝王無爲極功。莫大於大於贊天地之化育。此乃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姑群之道。更無餘術。故引古語爲證。九十四言。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

而非所以先也。

此段又以本末要詳。使人知有所先後也。夫虛靜者本也。虛靜熟習。而後五末可舉也。先五末而後虛靜。主臣失位。而天下大亂。有志者。不可不察也。齊物論曰。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夫手足百骸九竅者。我之臣妾也。一聽於真君者也。故先明真君而後五末。則百骸無病。而精神心術之運動。無所滯著。居然明白虛靜也。擴之則

天下約之則一身能知本末先後而從事於斯者。可與語道德也。故曰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未知精神心術之所以運動之本。而以末學爲事者終不知道爲何物也。此非棄末學而不取知本而後末可舉也。故曰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百六言。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

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受上文本末而言。凡物有先有從造化之定理。聖人取象於斯。尊卑先後區狀盛衰皆有一定自然之序。隨其序而立人道之序。此法天地之至神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有親尊齒賢之序。乃人道之序。即大道之序也。故語道而失其序者非道也明矣。故人立志而學道者失其序則安取道乎。須知

先後之序而脩習也。百四十二言。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大平。治之至也。此段受上文。以明脩習之次序。不可踰其階級也。大學之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其次弟階級。

井井符合。學者宜省察也。夫古人之明大道者。先自其天始。蓋天者無私。故無所偏倚。在吾人。則天命之性。是也。其天已明。則道德自備於我。是心術之運動。而脩在我者也。道德已明。則因所遇之境。道德自發露於外。其發於外時。有仁義之別也。仁義已明。則自天子至庶人。有尊卑上下之分。隨其分而各守其職。其職自有天子之形名。有庶人之形名。有萬物之形名。皆有形必有名。因形而有名。因名而有形。天地萬物。因形名而為其作用。形名已明。則因其形與名而任之。因任之精。各不失其

才能。然有才能者。事事涉輕薄。而不能精到。故以原省。使其才能各盡精到。原者。內原其心也。省者。外省其迹也。夫人雖有才能。而不內原其心。則其才能流於輕薄。而不爲用也。不外省其迹。則其所爲之事迹。苟且粗雜。而動乃壞規度。故原省已明。則其人之事迹。善惡是非自明也。因其是非。而褒貶之。故賞罰次之。賞罰已明。則仁義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明白。而愚者知者。各處其宜。仁者賢者。不肖者。不能蔽其實情。襲情者。如襲封之襲。各襲其實情也。事必分其能。形必由其名。分其能。則

不敢惜其力也。由其名。則不敢不責其實也。以此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從事於此九次之序也。若以知慮計較。強序九變之事。則反昧却其天。皆歸於私。故曰。知謀不用。必歸其天。九變成歸於天。則無復尚焉。此段所論。醇正無疵。九次之目。聖人因大道之隆殺。而爲之裁成。要在於上。詳在於下之意。可併考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法。莫精焉。故曰。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百三十九言。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

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_二以畜下也。

引古書。以徵九變之次序。不可錯亂也。形名之學。古人有之。不明天。則道德仁義分守。猶未可舉也。故曰。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不五變九變。而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

始也。此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也。爲人所治。而不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徒知治天下之具。而不知治天下之道也。可爲天下用。而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言非體道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非所以先也。此爲下者。以此事上。而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此段言脩道不_二先明天。則知辯雖彫_二絡天地萬物。徒爲天下所役_二使。而不能役使天下。故徵古語以示學者。其意深切也。百四十四言。自篇首至此。言學道之次序。可與大學八條目併見也。脩身之要。莫先焉。往往

以爲贗作。爲非莊叟真筆者。未知明天而謾說之者也。識者當高著眼。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設此問答。以結上數段。堯之所以用心。非不美也。

膠膠。其事給擾不寧。非無爲而化者也。故擴之以天德。我無爲而體天德。則出其緒餘。以寧天下。此乃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之義。日月自照。四時自行。晝夜自有經。雲自行。雨自施。不膠著於物。不雜擾於事。而萬物自成。人君之道。當如此焉。此天之合也。若多事膠擾。而以治天下。爲思念者。自謂身既有爲。雜擾。此人之合也。唯帝王之德。法於天中地而已。此古今所共美也。故曰奚爲哉。天地而已矣。百三十七言。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

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焉。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孔子。魯人也。故以周室爲西也。欲以其著書藏之於周室也。徵藏。周書藏名。老聃嘗爲其史官。今免而家居。故子路使孔子往因焉。而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使之聞其說。老聃不堪其大謾。中而問其要也。夫仁義者。性感動而發見於外之名。而非真性也。儒者徃徃以仁義爲人性。不知性上不可加一物。虛靜湛寂。無聲無臭。故強欲行仁義以成其德。而遂其生者。但以仁義爲資。以立身求名而

己。因託孔子。以破世儒之仁義也。雖然中人以下之質不能體天德。則使之由之。以警其放辟邪侈。亦教之所不可廢也。若能明道德而體天。則不行仁義。而仁義自行。豈待脩習之哉。呂吉甫云。孔子以仁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攘棄。宜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己。又所以成物。義非特立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非外錄我也。無

人物而不寧。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者也。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雨施者。故以為迂也。凡名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意歎辭後言。猶失言也。天物有萬不齊。物物兼愛之。不惟勢有所不及。而有心於愛。去道將益遠矣。故曰迂。己自謂無私。而一有意必固我。乃成其私。故曰無私焉。乃私也。此二句頗奇。實無私。即天德而已。有無私之意。故反成其私也。夫子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天地萬物。固自順其常。各足其性。吾亦唯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不容意思於其間。而隨順其常經而已。此至足

至順莫以加焉。天地萬物各有自然之常經。而自治矣。又何自勞苦。揭仁義於其間哉。擊鼓求亾子。古亦有此俗。故以爲勞苦之喻。偈偈勞苦貌。或曰。孔子嘗語老聃云。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爲久矣。此言繙十二經。繙六經以爲十二也。呂云。十二經。春秋也。言春秋十二公也。未知是否。二百四十四言。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

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却矣。何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日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士成綺以老子謂聖人。傳聞之想像也。及其親見。以爲非聖人者。以棄妹積斂故也。始聞之也。不辭遠道。百舍之程。重足跟之厚皮。而不休息者。其欽慕之專也。來見則畜鼠之蔬有餘。而不收養妹女。此物有餘而不親親也。不亦不仁乎。生熟不盡於

前則自奉豐足。宜無貪取。而積歛無崖。此乃世俗
所謂不義也。不仁不義之人。必非聖人。此士成綺
所以刺老子也。夫以仁義爲聖人之標的者。世間
常談。士成綺一般之人。咸然。老子見譏刺而不應。
其心漠然。無一點之渣滓。此老天德明徹。有天地
雖覆墜。爲之不變之德力。且不言之教。行於其間。
故士成綺。明日復見。自疑刺老子之心正却。以質
之。此成綺既有百舍重趼。不敢息之欽慕。非刺老
子而絕之。言其所以爲非聖人之目。以待其答也。
老子答以漠然不應。明日成綺之心正却。無可復

刺之意。與內篇德充符所謂。申屠嘉往。伯昏無人
之所忘。其兀者意相似。乃是在此老陶鑄之中。當
此時。成綺意消心却。老子始發言也。夫巧知神聖
之人。察未然。徵將來。當機敏給。應答如流。如內篇
應帝王所謂。神巫季咸是也。其人自以爲吾脫却
世俗之見。而胸中無一介纖塵。不知巧知神聖。猶
爲崇。此眼捷心敏之人。睥睨一世。自以爲得者。往
往如此。體天德者之所宜先。滌除也。老子又謂曰。
昔日子呼我牛也。吾自謂牛。呼我馬也。吾亦自謂
馬。苟有其實。故人與之名者也。若無其實。則人誰

解莊
卷之十一
與之名乎。汝謂吾爲非聖人者。必觀有非聖人之
實以刺我者也。若不受其名而爭之。則必受其殃。
乃吾之不應。正所以應之也。吾恒服也如此。然非
始作意而服之。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服如服膺之服。言吾常如此而服。非興心而服也。
蓋以服有服者。矜持而服。非漠然無朕之服。勉強
而行之也。此老之所服。應千變萬化。而無千變萬
化之跡。任人之稱呼。而不以己私參之。不獨稱呼。
行住坐卧。莫不以此服而恒服也。成綺之意消心
解。不亦宜乎。此條非實踐之人。不能解其妙。若玩

文而已。則劒去遠矣。百五十四言。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
而容崔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
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
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

成綺。聞老子之言。恭謹進問。雁行避影。側身而行。
不蹈其影也。履行遂進。不脫履而進前也。崔。崔異
也。衝突目而視也。顙。去軌反。顙中央廣。而兩頭銳
也。闕。口呿貌。呿。祛遮反。張口也。又欲言貌。義嚴毅之狀。又
自許貌。老子視成綺之容貌。一一指點。以表不信

之徵。容之崖異。目之衝突。口之闕吐。額之頽銳。狀之義嚴。皆矜持之心。形於外者也。高自標異者。其狀貌如此。似繫馬而止。言馬雖被繫。而意常奔馳也。其氣象如此。故動則矜持。而作狀。發則如機括。敏捷巧於中的。其伺察必詳審之。而盡其知巧。自恃其才能。而驕泰之氣可觀也。凡此十者。皆以爲不信之徵。不信與無實同。此條似所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之語。意出史老沈註云。若邊竟之上。有是人巡徼吏。必甲子傳以爲盜而繫之矣。筆乘云。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

好詐者。每伺隙乘使。以爲功。故敵國目爲盜竊。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己掩物。是亦盜竊而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也。是雖邊境。名此人爲竊。況不邊竟之地乎。世具成綺之狀貌者。不少。學者當自省也。七十五言。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捷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

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非夫子老子也。夫恐老誤。此老子示成綺之語也。有其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無在無大。不在。故名曰神。以其無假。名曰真。對末曰本。其實一而已矣。是道也。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故曰。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莫不容。淵淵乎。不可測也。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羅盡具。其曰形曰德曰仁曰義者。糟粕煨燼。無非道也。但神之末耳。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神矣。神至定者。一切

外物不能尚之。故有撫世之職。而不足以爲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偕。此所謂審無假之真。而不爲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守其本矣。與德充符語大同小異也。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其神未嘗有所困也。困乃累遷之義。無累遷。故通道合德。仁義禮樂。無所用。故擯退之。此至人之心。有所定。故也。百二十四言。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

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世人徒知道之可貴。而不知道也。偶得一書。則十襲為秘典。以為道載在此書。是因貴道貴書也。書乃語而已。語之所貴。在意也。意之所隨。嚮終非言語之所能傳也。然則世人之所貴。不過語與書。此貴非其貴者也。書語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則意不可傳之於書語。

也必矣。豈非祠祀畢。芻狗捐。醇精流。糟粕棄者哉。夫形色名聲。雖非情之外。而形色名聲。不足以得彼之情實。則因形色名聲以為得彼之情實者。彼

指其不可傳而言也

焉能知道乎。若真知道者。知不可以言

傳。故知者不言也。非不言也。不可言也。而不知道者。欲以言語傳其情實。愈言愈遠。然則世人何以得知道哉。當須猛省。百二十五言。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解莊子卷之十三
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劉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劉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此條設一喻，以示形色名聲不可以得彼之情也。夫輪竅徐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疾緊，則苦澁難入而拒格。要在不徐不疾，雖有數存乎其間，而口

不能言，唯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而已。父之於子，亦不可傳也。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徒鋪糟粕，不知真酒味者多矣。按天運篇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乃是道不可傳如此，自不可以不刻心也。蓋蒙叟之意，欲人離形色名聲，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數之表也。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拘古人之成迹，誦其言而忘其

味唯糟粕之甘。而不免爲輪人所訕笑矣。不亦悲乎。按詳道註云。桓公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淮南子韓非子載王壽事。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乎。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德山參龍潭而燒金剛經疏抄。同日之談也。百八十七言。

此篇通計二千四百零二言。君臣上下九次之目。明詳也。末段示書言之非道。而使入離口耳見聞。體得其真情。往往有爲非莊叟真筆者。皆不知道者之無稽而已。學者莫爲謬解所惑。

門人 寺西積善校并書

山本長左衛門彫刺

解莊卷之十二終

類華卷之十二

子按

司余

是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